

復吳維允提調五

玉春來，奉十月十二日教言，而念八日續札亦旋到。蓋玉春病於申江，故遲遲也。不才與季老絕交二年半矣。玉春數奇若此，不可再以書耽之，贈以百金，函請景山收錄，囑以見收則奈苦，否則歸農，官不足戀也。賜筆謝謝，然甚苦無用處，頗爲羊惜之。

烏石山案，急在居奇，緩則就緒，雖伯宗若之何？文公豈以一祠爲重輕？擾擾者未免太不知量。得寄諭，無春帥銜，大爲錯愕，嗣始知其又力辭。閩中添一好好先生矣。擬函懇春帥乞靖遠，以陳毓淞管駕，並令葉伯璽酌帶數人附靖遠而來。滎陽暫不提，俟來此交割清楚，咨送回閩當差何如？吳直卿已帶揚武，不便困其鹽車。鄧太少英氣，陳英素未謀面，姑留爲後圖。慕吾性頗寬緩，伯璽甚短視，且取其所長而已。

江南局面窄，滬局輪船薪水遠遜閩中。諸君來此，均慮退有後言。如有康邦機器待配之兵船，可否將其炮門酌減，使炮數少而炮力大，易於制勝。若登瀛洲，則嫌其炮多而力弱也。現將下水者尚有幾號？何項船式？示知爲感。

清渠奉唐景星爲師表，刻意求似，不自知其才遠遜于景星，亦不自知其品遠勝于景星，當其自鳴得意，苦口無由入耳，倘能從此匿迹銷聲，失馬安知非福？特恐其尚未甘心也。海巖草草以終，令人一慟。「伯仁由我而死」，疚心曷極！鉅甥入贅，大酺鼓吹二日，不敢與光祿勳並駕，遜一籌耳。桃桃使人要于

路，今又使人迎其眷，馬牛僕僕，豈敢憚勞？兒媳均托庇平善。

復曾星齋同年

其奉手教，知文孫作優曇一現，憮然者久之。第天花來去，蹤迹何常！明歲看佳兒赴宴鹿鳴，雛鳳清聲，頭角崢嶸。叔侄若兄弟，與德曜齊眉觀之，喜事重重，笑聲四溢，甚勿以偶然失意，介介於懷也。嫂夫人素苦肝病，尤宜善自排遣。

弟依然戀棧，衰朽日增。秣陵始霜，即塞向墜戶。今冬甚暖，重裘爐火，尚不免號寒。蓋蒲柳之姿，天欲福之而無可福也。此間歲事豐歉參半，鳳、穎、淮、徐冬後猶苦大水，殊駭聽聞。

復林勿村掌教三

讀十月初三日教言，憂時疾俗之懷，幾於一字一淚，少陵忠愛，每飯不忘。戀棧頻年，泄泄沓沓者，能毋愧死耶？

海巖以疽歿於臺北，「伯仁由我而死」，疚心豈有已時？錫三于松江試上南青童生正場，即日酉刻解脫，眷屬次日方趕到。同鄉官京外者，皆先我著鞭，不才遂爲碩果矣。以如許溫良和厚之人，不永其年，以殺戮爲耕作者，其能久乎？